湖北金石志

宋

李元叔墓志銘

佚據山谷集錄入

元叔姓李氏諱堯臣世爲長林人元叔父諱某力田治生以致富饒而使元叔從學同郡人子弟登科冠蓋行道上嘗有可願之色元叔居太學數年舉進士不效無以歸報因入粟調歸州秭歸縣主簿而歸未幾丁父憂終喪遂不復仕毋夫人春秋高性剛識明治家有法元叔承顏養志秋毫不違內友愛二弟厚薄如砥外接士大夫賢者盡禮來者滿意以緩急叩家者未嘗辭以故也親近交遊仰之以喪葬恃之以昏嫁待之以炊者至不可數歲凶躬行閭巷飢者與粟疾者與

臂掩不祭之骨至不可數浮屠人爲塔廟者資之以落成去家學道者倚之以除髮至不可數湖南北號曰荆州元叔云經營鄉學數年乃就不遠方來之士延賢者以爲師友割田宅以奉之曰此先人之志也里中少知詩書元叔之力也元叔天資樂易讀書與人寡怨士大夫賞急難之義他日或負之客有道其事元叔則笑則頻復有謝之與歡如初元符之元年夏六月朔日入侍扶夫人有不忍去之色退而諭家人曰人生或存或亡敬其所敬愛其所愛則生者可託死者撫恤亡者復生存者不愧矣又常所與往來爲酒食以招近者厚往以間遠者人不知其所謂其壬午過鄉校勸子弟癸未夙興又近見諸生少爲假寐不時就食諸生乃驚奔告其家家人至則起坐曰趣具衣衾召逝矣遂寐弗興享年四十

七來哭者無不盡哀初娶王氏繼娶張氏庭堅姊母之女也二子曰道曰迥其弟漢臣以其冬十一月葬元叔於月光山從先君之兆而來請銘於戎州余於元叔有連又相好實泣而銘曰

嗚呼元叔有親能子有弟能兄有財能用有友能誠仁霑枯骨義及孤惸是宜眷老忽其阽傾母哭妻啼以哀籲天弗貴弗年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其尚信然

李元叔墓志銘黃庭堅撰元符元年 金石存 佚考

佚據宛委 集錄入

鴻軒記

鴻軒者文潛讀書舍也客有言曰吾聞之時其往來以避寒暑之害而高飛遠舉能使弋人無慕者鴻也今子以憩暗不

見事幾得譴辱於聖世蒙詬忍恥於泥塗苟升斗以自養而欲自比於鴻不亦愧乎張子曰子之言是也然予居此己卯之秋其遷也庚辰之春與夫谷谷陂澤中竊食以活秋至而春去者得無類乎客曰然

故起居舍人張公文潛以元符二年秋坐元祐黨人謫復州監酒明年春徽宗踐阼起通判黃州以秋至而春去託諸鴻以名軒軒之壞已久而邦人思之不釋嗚呼其孰爲思之邪廣安楊伯洪來攝州事自皮陸諸賢以來頹宮廢址咸爲興復是軒亦居一焉而扁余題榜且識歲月顧舉戾之人何所容喙顧愛其集中有坐局沽酒與務中晚作諸詩豈惟素位而行無一毫不自得且方矻矻於所當事者焉詩曰敬天之怒無敢遨遊此未易與俗人言也伯洪

以爲何如魏了翁題

鴻軒記張耒撰元符三年鴻軒在景陵縣北宋張耒謫居日建其側植薔薇臨別題詩云䆫車又向黄州去風月相望一歎嗟又云他人若問鴻軒人堂下薔薇應解語金石存佚考

通直郎李公夫人時氏墓志銘

存正書在應城

宋通直郎李公夫人時氏墓志銘

襄州南漳縣令皇甫滄撰

通直郎鄭諶書

承議郎王公彥篆額

故通直郎致仕李公諱楊麻之夫人昌樂縣君時氏其父諱

永圖奉議郎致仕累贈中大夫其先信都人遭五代亂徙肥城中太公自肥城徙安陸子孫以文章仕宦顯一時今遂爲安陸名族也夫人生有淑質少失所恃事繼母以孝訓諸弟以學言語動作務諧女法中大公愛而稱之曰吾家之賢女也與之擇配以通直公十八歲而開封爲有聲乃歸爲夫人事舅姑如事親舅沒姑老益勤婦道姑悅而稱之曰吾家之賢婦也公之家經火因陷夫人自甘菲薄不辭勞苦勉公曰家貧親老不求祿仕非大丈夫之孝也由是自勵獲登第公嘗稱於人曰予所以能有成者實由吾妻之助也夫人訓飭諸子嚴諸子力學不倦其長次皆預貢禮部而亦克自立嘗稱於人曰予兄弟所以能承父業實吾母之訓也蓋夫人篤親愛循禮法以勤儉恭肅相勉勵是以能事父母悅舅姑助

夫訓子咸見稱之若此而鄉里士大夫之稱有家法者未能
或之先也元祐八年四月以公恩例封昌樂縣君未幾以疾
卒年六十有六實元祐九年三月廿八日也夫人卒五年而
公卒越三年諸子葬於應城高風鄉七陂村之原奉夫人以
祔焉實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二十日也銘曰嗚呼夫人悅
親以孝歸於李氏爲勤婦道食不味精衣不體華約而且勤
以豐其家夫成其名子遂其業內外稱之閨門有法有邑以
封有室以歸永昭無窮刻此銘詩

同治十年土門關民耕田相鉏然有聲疑而掘之見石槨
內空洞無物旁有碑揭視之乃宋通直郎李公夫人時氏
墓志銘也襄州南漳縣令皇甫滔撰通直郎鄭詰書承議
郎王公彥篆額志應城

黃庭堅詩刻

存國朝雍正間刻行書在襄陽

千峯映碧湘眞叟此中藏飯不著行喫眉應似髮長楓樫楮

酒甃鵲頭落琴牀強效忘機者斯人尚未忘

萬里蒼苔地不見驅馳蹤唯聞文字隱時寫日月容竹韻漫

蕭府草花徒織作披雷人眾本獻自識青松

建中靖國元年三月晦日書　庭堅

右刻在襄陽米祠後有姚公綬跋雍正間米澍上石

蒙泉

存明萬曆間刻正書在荆門州

蒙泉　按黃魯直書蒙泉二大字見陝明萬曆間知州高顯院上嘩曾亭額有

李仲良墓志銘

伏據山谷
集錄入

君諱漢臣仲良字也世世爲荆州著姓傳其上世皆有陰德於
其鄉里故久而不衰始君之兄元叔取余張氏姨母之女因
與往來及余以史事得罪遷黔州離平生親舊於稠人廣衆
中忽有人青黄髯面皆瞠若也而余過荆州無間水陸所從
出經理其生資至無不足然後已余在巴楚間數歲元叔遣
使來衣食我留童僕給使令恩若兄弟不幸元叔夫婦相繼
歿此時未識仲良也竊念流落無歸時失李氏之助也其後
仲良修故事不減元叔時及余蒙恩東歸見仲良於荆州魁
梧長者也與之游久而益可喜余病荆州仲良三來問疾不
懈別去數月聞訃凡余與其交游莫不哀也仲良初試太學
求科舉不遂乃游駙馬都尉曹詩門用公主特恩仕郊社齋

郎調漢陽尉獲湖中盜數十人或曰此可市美官君曰吾寍殺人以爲利耶卒核實水爭魚鬥死衙再調上饒尉中書舍人姚勔謫守信州民有訟水碓年不詣者姚心有所主召以付君推之君曰一姓專利而餒十家豈賢守意哉姚初怒而終愛之遂薦授理定令以太夫人春秋高不行年四十有七卒以建中靖國元年十月甲寅其兆在當陽縣之月光山望其先人而不同域葬以崇寍元年正月之乙酉娶劉氏生一男二女男曰遜女皆未嫁其弟管臣請予銘庭堅曰仲良遊不庶仕不進故可傳者少然遊擇人仕擇義亦可以銘銘曰嗟乎仲良其才可以顓顓於世其義可以長雄於鄉不展不熾奄忽就木我銘送之尚閟陵谷

李仲良墓志銘黃庭堅撰崇寍元年 金石存 佚考

鄂州通城縣學資深堂記

佚據山谷集錄入

通城縣學資深堂前縣令臨川鄒君餘損道之所作也通城故崇陽之細也民病於隸崇陽求專達於武昌故熙寧五年詔割崇陽之三鄉爲通城縣以六安曹君爲吏嚴能知所先後其作邑民勸趨之官府足以媯民則致力於學宮因其溪山之陽作夫子廟爰及諸生之舍以待其秀民興焉未遑教事而曹君去由是閱數令方貸民出子錢併役兼任而藏其屏庸之奇以爲最歲上丁釋奠府史執事趨如令則止及今東平王君定民佐才之時病其邑子之不學乃理曹君之緒執經以待問而士不至雖然曹君之功不遂隳墮亦王君之力也鄒君始下車問艾城戴君與耆艾有德而明經術以

書幣聘焉戴君至而士大夫有所矜式鄒君曰講堂者利於羣居而不利於燕居使賢者退而與諸生雜處吾懼賢者之不安席也乃因民之餘力而作斯堂於是投耒耜而挾書棄惰游而受業者日至焉頃之夙夜於其家者知貴老出入於其鄉者知尙齒於市於田見儒衣者皆肅然父老乃相與歎曰毁我財而成我子弟勞我力而逸我耆老蓋學之功邪繼鄒君者臨川吳君應中與權吳君發政甚愛民而論政先養士其獄犴平矣曰此俗吏之所能也於是復以書幣聘海昏李君堯來李君應之則與李君分職曰子典其教事而我知其政李君力學以待舉修己以致人士皆樂好之吳君公事退則來燕於堂左經右律殫日不勸凡宮室不能風雨器用不可爲養者皆爾綴補葺使無憾於是通城之學可以責士之

不來而士得師友並興於學矣夫性者民所自有也彼其怙富滅德放貧爲濫強有力者蹈柔良者不立豈獨民之罪哉長上不勸學也今自曹君以來有勸學之心而猶待四人然後其政行善政之難也如此夫昔者鄒君甚愛斯堂嘗以書抵京師求予記之會予不暇及是吳君爲之請焉予謂鄒君者名斯堂不空語諸生從事焉不可不知也淺聞寡見者之教也不能引之至於道故學者皆得一而暖暖姝姝其得一也非自得之故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自得之也見異端而不能弗畔居之不安也趨下流而失其本資之不深也今夫水決之東則東流決之西則西流背原而往矣左之右之而嘗逢其原亦必有道矣夫教者欲速效而不使人自得之學者欲速化而不求自得皆孟子之罪人也故表章鄒

君之意以曉諸生若夫挐楹計工述其襟帶溪山之觀則非兩令之屬予者故不書

鄂州通城縣資深堂記黃庭堅撰金石存佚考

襄陽光化縣重修學記佚

襄陽光化縣重修學記李膺撰元符三年今已佚金石存佚考

靈峰禪寺記存正書在隨州

大宋隨州大洪山靈峰禪寺記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兼修國史兼實錄修撰賜紫金魚袋張商英撰

承議郎試給事中兼侍講同修國史兼實錄修撰賜

紫金魚袋鄧洵武書

朝奉大夫試吏部尚書兼侍讀賜紫金魚袋何執中

篆額

元祐二年秋九月詔隨州大洪山靈峰寺革律為禪紹聖元年外臺始請移洛陽少林寺長老報恩住持崇寧元年正月使來求十方禪寺記迺書曰大洪山在隨西南盤基百餘里峰頂俯視漢東諸國林巒岡嶺猶平川也以耆舊所聞考之洪或曰胡或曰湖未詳所謂今以地理考之四山之間昔為大湖神龍所居洪波洋溢莫測涯涘其後二龍鬬擲開層崖湖水南落故今負山之鄉謂之落湖管此大洪所以得名也唐元和中洪州開元寺僧善信即山之慈忍靈濟大師也師從馬祖密傳心要北遊五臺山禮文殊師利瞻覩殊勝自慶

於菩薩有緣發願為衆僧執炊爨三年守僧御之師流涕嗟嘆有老父曰子緣不在此往矣行焉逢隨即止遇湖即往師即南邁以寶曆二年秋七月抵隨州遙望高峰問鄉人曰何山也鄉人曰大湖山也師默然前詣其山轉麓至於湖側屬歲亢旱鄉民張武陵具羊豕將用之以祈於湖龍師見而悲之謂武陵曰雨暘不時不因人心口業所感害命濟命重增乃罪可且勿殺少須三日吾為爾祈武陵亦異人也聞師之言敬信之師即披榛捫行乃得山北之巖穴泊然宴坐運誠冥禱雷雨大作霽後數日武陵迹而求之師方在定蛛絲羃面號耳拄體从之乃覺武陵即施此山為師與延精舍以二子給侍左右學徒依嚮遂成法席太和元年五月二十九日師密語龍神曰吾前以身代牲犧汝血食今捨身償汝汝可

享吾肉卽引利刀截右膝復左膝門人奔持其刃膝不克斷白液流出儼然入滅張氏二子立覩而化山南東道奏上其狀文宗嘉之賜所居額爲幽濟禪院晉天福中改爲奇峰寺本朝元豐元年又改爲靈峰寺皆以禱祈獲應也自師滅至今三百餘年而漢廣汝墳之間十數州民尊嚴奉事如赴約束金帛粒米相尾於道貲強法弱僧範乃革前此山峰高峻堂殿樓閣依山製形後前不倫向背靡序恩老至山熟閱形勝開途南入以正賓主鑱崖壘淵銷巇補坳嵯峨萬仞化爲平頂三門堂殿翼舒繩直通廊大廡疏戶四達淨侶雲集藹爲叢林峨嵋之寶燈瑞相清源之金橋圓光他方詭觀異境同覩方其廢故而興新也律之徒悵士而嗷嗷合予論爲郡守合禪律而計之曰律以甲乙禪以十方而所謂甲乙者甲

從何來乙從何立而必曰我慈忍之子孫也今取人於十方則慈忍之後絕矣且夫乙在子孫則甲在慈忍乙在慈忍則甲在馬祖乙在馬祖則甲在南嶽乙在南嶽則甲在曹溪推而上之甲乙乃在乎菩提達摩西天四七則向所謂甲乙者果安在哉又而所謂十方者十從何生方從何起世間之法以一生二一二為三二三為六三三為九九九者究也復歸於一一九為十十義乃成不應突然無一有十而所謂方者上為方邪下為方邪東為方邪西為方邪南為方邪北為方邪以上為方則諸天所居非而境界以下為方則風輪所持非而居止以東為方則弗婆提人形如半月以北為方則鬱單越人壽命久長以西為方則瞿耶尼洲滄波浩渺以南為方則閻浮提洲象馬殊國然則甲乙無定十方無依競律競禪

奚是奚非律之徒曰世尊嘗居給孤獨園竹林精舍必如太守言世尊非邪予曰汝豈不聞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此非我說乃是佛說於是律之徒默然而去禪者曰方外之士一瓶一鉢涉世無求如鳥飛空遇枝則休如遡浮海值木則浮來如厥極去如滅漚不識使君將甲乙之乎十方之乎予曰善哉佛子不往內不往外不往中間不往四維上下虛空應無所往而往持是與十方住持矣尙何言哉尙何言哉

崇寧元年正月上元日記　住持傳法沙門報

恩建　宣和六□□辰歲五月初五日癸丑住持傳法沙門

慧照大師慶預重立石

朝散大夫權知隨州軍州管句　神□管內勸農事

借紫金魚袋王俣
慶元改元乙卯歲十月初五日□保壽禪院住持傳
法沙門祖光書
功德主覃道鍾監院僧宗遂再立石
大洪山靈峰禪院十方碑 張商英撰 輿地碑記目
馬寺在傳題大宋隨州大洪山靈峰禪寺記第二行翰林
學士朝散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兼修國史兼實錄修撰賜
紫金魚袋張商英撰第三行承議郎試給事中兼侍講同
修國史兼實錄修撰賜紫金魚袋鄧洵武書第四行朝奉
大夫試吏部尚書兼侍讀賜紫金魚袋何執中篆額文二
十三行行六十字尾書崇寧元年正月上元日記中空六
字下書住持傳法沙門報恩建又空一字書宣和六□□

辰歲五月初五日癸丑住持傳法沙門慧照大師慶預重
立石又後行題朝散大夫權知隨州軍州管句空一字聯下缺
管內勸農事借紫金魚袋王保又後行題慶元改元乙卯
歲十月初五日下缺保壽禪院住持傳法沙門凪光書末行
題功德主興道鈐監院僧宗遂再立石額已失據碑文作
於崇寧元年及宣和六年重刻立石越七十餘年至慶元
改元又再立石碑蓋屢失之矣按宋史傳張商英蜀州新
津人徽宗時出為河北都轉運使降知隨州崇寧初為吏
部刑部侍郎翰林學士尋拜尚書右丞此結銜知制誥兼
侍讀兼修國史兼實錄修撰史失書又鄧洵武成都雙流
人徽宗初改秘書少監遷起居郎進中書舍人給事中兼
侍講修撰與史合又何執中處州龍泉人徽宗超拜寶文

閣待制選中書舍人兵部侍郎工部尚書兼侍讀今書試

吏部尚書吏亦尖峨在隨州西南百三十里大洪山湖北金石

詩注

皇帝賜辟廱詔

存正書在興國州

朕嘉在昔□□□□勸功樂事尊君親上莫不受成於學

命鄉論□□□□向興其賢能崇德黜惡人有成材遂至

後世士失□□□媮倖貢永之行革惟我神考若稽先王建

置□□□□詩賦謬稱六藝首善於京師矣朕追述先志夙

興夜寐□□□□思與有德有造之士共承之遂□□□推

原熙豐三舍之令播告之修□□率士郡國之郊作辟廱廢

科舉以復里選之制非聖賢之書與元祐學悉禁毋習乃

涓日之良臨廱視學延見多士庶以好問朕心庶幾□□不云乎以善養人者服天下朕之廸士至矣其丕應徯志以從上之欲則將一道德同風俗追成周之隆以駿惠我神考豈不韙與付辟廱

皇帝賜辟廱詔後序

承議郎試大司成兼侍講武騎尉保寧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薛昂奉聖旨撰並書

崇寧元年上總覽庶政慨然欲大有爲將躋斯民咸底於道迺下詔曰學校崇則德義著德義著下缺

皇帝賜辟廱詔記崇寧元年在興國州金石存佚考

東坡墨蹟

佚

東坡翠蹟崇慶改元刻石今在隨州香應興地碑記曰

僧伽妙應塔記

右元祐正學刻
正書在江陵

承天僧伽妙應塔記

細篆
書ノ

紹聖二年余以史宦黔中道江陵寓承天以補紉春服時住持僧智琢方撤舊僧伽浮圖於地瓦木如山而屬余曰成功之後願乞文記之余笑曰作記不難顧成功爲難耳後六年余蒙恩東歸則七級浮圖歸然立於雲霄之上矣因問其緣珠曰此皆出於衆力以費萬緡削工於丁丑落成於壬午其難者既成功矣其不難者敢乞之余因諾謹按承天禪院僧伽浮圖作於高氏有荊州時既壞而主者非其人支撑以度

歲月有知進者住持一十八年守常而已知珠初開心法於
清源奇道者而自閩中來則佐知進主院事道俗欣欣皆曰
起廢扶傾惟此道人能之於是六年作而新之者過半知進
沒衆歸珠而不釋此浮圖遂崇成耳僧伽本起於盱眙於今
寶祠徧天下何哉豈釋氏所謂願力普及者乎儒者嘗論一
佛寺之費中民萬家之產實生民穀帛之蠹雖余亦謂之然
然自余省事以來觀天下財力屈竭之端國家無大軍旅勤
民丁賦之政則螟旱水溢或疾疫連數十州此蓋生民之共
業盈虛有數非人力所能勝者邪然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
之人常多王者之刑賞以治其外佛者之禍福以治其內則
於世教豈小補哉而儒者常欲合而軋之是負何理哉因珠
乞文紀其化緣故併論其事智珠古田人有智略而無心與

人爲轉背又不爲翁翁然故久而人益信之買石者郢永年

篆額黃與行記者黃庭堅立石者馬成

大宋元祐七年歲次壬申十一月戊辰朔十五日壬午建

荊南吳從周刻

四明沙門　士瑩

當代住山天瑞

佛光普照大禪師前住當山具位公安人 聖禪□宗主下澣

黃魯直自涪謫戍渚旣得歸而湖北轉運判官陳舉以時相趙清憲與之有小怨訐其所作荊南承天塔記以爲幸災遂除名羈管宜州竟卒於彼今豫章集不載其文蓋謂因之兆禍故不忍著錄其後孫㽦續編別集始得見之初無幸災諷刺之意乃至於遠斥以死冤哉容齋隨筆

昌案右承天院塔記宋黃魯直自書碑云紹聖二年余竄黔寓

江陵承天寺後六年蒙恩東歸又云七級浮圖鳩工於丁丑落成於壬午作記者黃庭堅立石者馬成云云以支干計之此碑建於崇[寧]之二年也今碑題大元至正七年歲次丁亥十二月戊辰朔十五日壬午重建又題四明沙門士瑩書丹當代住山天瑞□□荊南吳從周刻額題承天妙應塔記六篆字高連額七尺六寸寬三尺六寸在荊州府城承天寺大殿前院中西首向東其原刻失於何時及重立之故碑無明文舊志亦未詳及案容齋四筆云黃魯直初謫戎涪既得歸而湖北轉運判官陳舉以時相趙挺之與有小怨訐其所作承天寺塔記以為幸災遂除名羈管宜州與魏了翁承天禪院叢蘭精舍記中語合或當時摘其蝗旱疾疫等句以為幸災謗國而毀是碑邪湖北金石詩注

史按黃䓨山谷年譜紹聖二年先生是歲[illegible]黔州[illegible]命國

[illegible]

相顧趨詣於前曰某等願記名否仍可乎先生不許擧由此擢之舉知先生昔在河北與趙挺之有怨挺之銜致遂以嬰木亢介獄于朝廷請者責謗閩先生遂除名羈置肯州忠下亦因展州衙賊定邊監察御史席震繼而劾之奪官罰當苟州逆俱役丁賊所鳴呼其事不幸甚矣其後不歸年役六大佰南舉四指青蟲爲能物發爲祥瑞遂生欺閏識記以爲小人所君子之戒明統志以示天萬壽寺爲皆禾相間修造此記云有於高氏有㫄南畤則明統志誤也

大洪山慈忍靈濟大師碑

佚

大洪山慈忍靈濟大師碑文楊傑撰在隨州 輿地碑記目

京山縣新學記

未見據湖北金石錄錄入

熙甯元豐間郡以諸生遊太學恭惟神宗皇帝躬不世之資闡斯古道以養成士類當爾之時學術純粹如出於一揆中

注之我新田之芑方且翹翹然若將可以爲數十世之積
嗚呼可謂盛矣崇寧之元今上議明紹述之政聖敬昭假光
明緝熙登用舊臣首頒學制於是敷天之下甚至成邑者皆
得以置學凡熙寧元豐所以養賜之舍皆舉而興之方詔書
始於聞聽翁習秀民策名仕往國設爲之喻曉何則自鄉舉
里選之法壞士不宿學民不爲力自投於苟賤不廉之地者
今幾何時矣一旦明目抗背復得觀國儒門之遺風於傳有
之周之士也貴然則朝廷之所長育人材者不在茲乎郢州
京山縣地廣以曠民能自力於本業縈織紆衍楚之舊河
東節度推官廬陵劉侯字化備嘗爲之令其爲人通敏閎爽
好古不俗嘗與之同賜集英後以故往還極久化備嘗謂郡
古縣學久廢無屋舍可以容士陸使趙公南合孫時亭

至無位以行禮念欲改作而未有因也及被詔營繕祁與化
催之意大相恊寮迺相地之宜而斥大之廢角陵舊驛包之
垣墉翼殿有廊緣門而進則皆次序設席以尊晨講分齋以
聚朋來哀衣之士鼓篋而至者蓋相望也先是邑之四境環
□眾山淵溪聯絡並走城下夏秋之間忽作淫雨水出不意
雨嚙縣□官私廬舍多被墊溺□縣學凡三□□乃克□□
□□務□□□□□世不可逆之盛時舉行百代不刊之典
而又□邑之人相與鼓舞欣躍不戒而工其爲水所苦屢作
然後能就隳事之難立也乃至於是吾懼後之人忽不以爲
意而墮吾修也子與我厚願得爲之記而鐫之於石祁之文
不足以行遠也然不敢以固辭姑次其歲時而許書之崇寧
二年十月朔日記

京山縣新學記程鄖撰崇寧二年 金石錄

郢州孟亭壁記

見搨湖亭 集錄人

孟亭昔浩然亭也世傳唐開元間襄陽孟浩然有能詩聲雪途策蹇與王摩詰相遇於宜春之南摩詰戲寫其寒峭苦吟之狀於孟亭亭由是得名而後人習搨摹傳摩詰所寫迄今不絕咸通四年滎陽鄭誠來刺其州謂其寮屬曰春秋書紀季公子友叔孫湫字者貴之也凡書名者皆貶之也安有高士之名目呼於趨走僕隸之口遂易之曰孟亭唐人皮日休曰先生之作遇景入詠不鉤奇抉異齷齪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干霄之興南齊美謝朓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先生則有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樂府美王融日霽沙嶼明風動

甘泉溜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
者有露濕寒塘草月映淸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
滴淸響夫若此言詩非知詩者也吾觀浩然詩高尙馴雅澄
淡精緻頗有佳趣難以一一摘句比擬舊誌云襄江在襄陽
縣南二里三十步出柳子山下分兩派北流爲檀溪南流爲
襄水按方輿記涑山亦名襄水荆楚之間水駕山而上者皆
呼爲襄襄上也猶書所謂懷山襄陵也又水經云沔水東過
襄陽縣北漢水也襄陽者舊傳云峴首山下漢水中鯿魚極
肥而味美土人採捕遂以槎斷水世謂槎頭縮項鯿爲水族
之上味浩然嗜鯿魚其詩有梅花殘臘月柳色半春天鳥泊
隨陽雁魚藏縮項鯿又曰試將竹竿釣果得槎頭鯿此詩人
多誦之故杜子美詩云復憶襄陽孟浩然淸詩句句盡能傳

如今者舊無新語漫釣槎頭縮項鯿予崇禎四年秋九月將漕儀有巡按過郢訪舊亭廢已久矣諭假守錢君邵復立之明年八月再至亭立乃以舊名題之因書幼昔所聞及皮日休之論於亭壁

郢州孟亭記李復撰崇禎元年在京山 佚考 金石存

御製學校八行八刑碑

右見嘉靖志 金石錄補人

學以善風俗明人倫而人材所自出也今有教養之法而未有善俗明倫之制殆未足以兼明天下孔子曰其爲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蓋設學校置師儒所以敎孝悌孝悌興則人倫明人倫明則風俗厚而人材成刑罰措朕考成周之隆教萬民而賓興以六德

六行否則威之以不孝不悌之刑比已立法保任孝悌婣睦任恤忠和之士去古綿邈士非里選習尚科舉不孝不悌有時而容故任官臨政趨利犯義詆訕貪污無不爲者此官非其人士不素養故也近因餘暇稽周官之書制爲法度頒之校學明倫善俗庶幾於古

諸士有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悌善內親爲睦善外親爲婣信於朋友爲任仁於州里爲恤知君臣之義爲忠達義利之分爲和

諸士有孝悌睦婣任恤忠和八行見於事狀著於鄉里者鄰保伍以行實申縣縣令佐審察延入縣學考驗不虛保明申州如令

諸八行孝悌忠和爲上睦婣爲中任恤爲下士有全備八

行保明如令不以時隨奏貢入太學免試爲太學上舍司成以下引問考驗較定不誣申尚書省取旨釋褐命官優加拔用

諸士有全備上四行或不全一行而兼中等二行爲州學上舍上等之選不全上二行而兼中等一行或不全上三行而兼中二行者爲上舍中等之選不全上三行而兼中一行或兼下行者爲上舍下等之選全行中一行或有中等一行而兼下一行者爲內舍之選餘爲外舍之選

諸士只八行中三舍之選者上舍貢入內舍在州學半年不犯第二等罰升爲上舍外舍一年不犯第三等罰升爲內舍仍準上法

諸士以八行中上舍之選而被貢入太學者上等在學半

年不犯第三等罰司成以下考驗行實聞奏依太學貢士
釋褐法中等依太學中等法待殿試下等依太學下等法
諸士以八行中選在州縣若太學皆免試補爲諸生之首
選充職事及諸齋長諭
諸以八行考士爲上舍上等其家依官戶法中下等免戶
下支移折變借借身丁內舍免支移身丁
諸謀反謀叛謀大逆子孫同及大不恭詆訕宗廟指斥乘輿
爲不忠之刑惡逆詛罵告言祖父母父母別籍異財供養
有闕居喪作樂自娶釋服匿哀爲不孝之刑不恭其兄不
友其弟姊妹叔嫂相犯罪杖爲不悌之刑殺人略人放火
强姦强盜若竊盜杖及不道爲不知之刑謀殺及賣略緦
麻以上親毆告大功以上尊長小功尊屬若內亂爲不睦

之刑詛罵告言外祖父母與外姻有服親同母異父親若妻之尊屬相犯至徒違律爲婚停妻娶妻若無罪出妻爲不姻之刑毆受業師犯同學友至徒應相隱而輒告言爲不任之刑詐欺取財罪杖告屬者鄰保伍有所規求避免或告事不干己爲不恤之刑

諸犯八刑縣令佐州知通以其事目書於籍報學應有入學按籍檢會施行

諸士有犯不忠不孝不悌不和終身不齒不得入學不睦十年不姻八年不任五年不恤三年能改過自新不犯罪而有二行之實耆鄰保伍申縣縣令佐審察聽入學在學一年又不犯第三等罰聽齒於諸生之列

御製學校八行八刑碑大觀元年在興國州學湖北金石錄校宋

會要大觀元年八月十七日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讀鄭居中劄子奏近蒙聖慈賜臣御筆八行八刑書望以所賜摸寫于石立之學宮次及太學辟廱天下郡邑欲如石經比從之十二月一日提舉福建路學事陳汝錫奏乞今後諸路不限在外在學惟其人則舉之上批凡可入行八刑之士所在皆得以名聞法無在學不在學之限可令學制局申明行下國朝中興乾道會要已無此門則此制久不行矣考會要詔下於大觀元年三月十八日東都事略作甲辰宋史作甲寅是年三月朔爲丁亥十八日正是甲寅事略誤也

恩禪師塔銘

存正書
在隨州

隨州大洪恩禪師塔銘

額篆書

宋故隨州大洪山十方崇寧保壽禪院第一代住持恩禪師塔銘

奉議郎權發遣提舉京西南路常平等事武騎尉借

緋魚袋范域撰

承議郎致仕武騎尉韓韶書

朝奉郎尚書金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武騎尉韓昭篆

額

昔曹溪付法於青原實爲嫡嗣五傳而有洞山价又傳而有曹山寂由是曹洞一宗如懸日月其道尤孤高峻潔自昔嘗難其人至大陽明安禪師嗣其宗絕不輕印可乃以衣履屬浮山圓鑒鑒晚得投子青禪師而後付之世俗謂青非親授不知聖無先後以契爲傳其所從來若執券相質貫珠相承蓋有冥合非偶然者投子既復振斯道而後異人間出大洪禪師乃其法嗣也師諱報恩其先衛州黎陽劉氏世以武進家尋事佛其母牛氏初聘于夢佛指所謂阿羅漢者畀之既

妊生師果有殊相嘗遇異僧若化身者撫之曰我輩人也熙
寧九年未冠舉方略擢第調官北都忽喟然歎曰是區區者
何足以了此生願謝簪紱求出世法有可以聞詔詰其故師
云臣祖死王事願無以報厚恩惟有薰修之功庶資幽冥之
助制曰可師先名欽憑神宗皇帝親灑宸翰改賜今諱於是
就禮北都福壽寺僧智深為祝髮師既受其戒遊歷諸方謙
約退靜惕然山澤人也聞青禪師之道而悅之乃往依焉青
識其法器師一日凌晨入室青問天明未師曰明矣云明則
卷簾師從之頓爾開悟心地洞然遂以所得白青青遲之留
侍巾匜頗有年數逮青順世又從圓通圓照二禪師遊二公
甚器異之丞相韓公尹河南延師住持嵩山少林寺席未煖
紹聖元年詔改隨州大洪山律寺為禪院人謂大洪基構甚

大而燕廢已久非有道德服人不可以興起部使者奏請師
住持已而丞相范公守隨復左右之師普施法雨遠邇悅服
於是富貴者薦貨貧者獻力闢荊榛遂蘿之場為像設堂皇
化豺狼狐狸之區為鐘魚梵唄而又以其餘建戒壇掩枯骴
更定禪儀大新軌範由是大洪精舍壯觀天下禪林矣崇寧
二年有詔命師住東京法雲禪寺從駙馬都尉張公請也師
志尚閑遠安於清曠曾不閱歲懇還林澤朝廷重違其請聽
以意徑謝嵩山旋遊大陽屬大洪虛席守臣念師之有德於
茲山也五年再奏還師於舊固辭不獲復坐道場凡前日之
未遑暇者咸彌縫而成就焉師勤於誨勵晨夕不倦緇徒輻
輳幾三百人既遐振宗風而自持戒律甚嚴終身壞衣略不
加飾張公雖嘗奏賜紫方袍卒盤辟不敢當故權貴欲以師

號言者皆無復措意矣政和元年六月初一日示疾七月十
四日僧問師久演直諦冀垂一言師舉目示之又問師將生
西方耶師曰超方者委又問畢竟生耶死耶師曰間不容髮
言訖趺坐而逝留三日儀相如生咸至瞻禮罔不讚歎二十
五日葬於南塔師異時欲築室退居之所也俗壽五十四僧
臘三十二度弟子宗言等一百三十一人嗣法出世者慶旦
等一十三人有語錄三卷集曹洞宗派錄三卷授菩提心戒
文一卷落髮受戒儀文一卷並傳於世惟佛之道未嘗有起
滅興衰也然必付之豪傑之士然後足以發明秘奧津梁後
來苟非其人道終不顯若師以絕俗之姿薄功名富貴而不
為振衣塵外高步妙峰使斯人知所歸向名聞天下言立後
世嗚呼可謂盛矣銘曰

祖提心印　惠於後昆　曹洞承之　與祖同源
源深流遠　雍穆諸孫　惟大洪老　爲世導師
蟬蛻冠綬　毗尼爲依　法雷既震　開於九圍
質作司南　衆乃弗迷　闡教利物　爲時一出
出沒者渠　非生滅質　其來無迹　其去無還
光風霽月　依舊雲山

政和三年癸巳四月七日

朝請郎通判隨州軍州管句學事兼管內勸農事賜
緋魚袋李穀

奉直大夫知隨州軍州事管句學事兼管內勸農使
賜紫金魚袋宋昭年

法姪崇寧保壽禪住持傳法妙門守恭立石

馬案右碑題宋故隨州大洪山十方崇寧保壽禪院第一
代住持恩禪師塔銘并序第二行奉議郎權發遣提舉京
西南路常平等事武騎尉借緋魚袋范域撰第三行承議郎
致仕武騎尉□韶書第四行朝奉郎尚書金部員外賜緋
魚袋武騎尉韓昭篆額文二十行行五十二字字徑六七
分正書文後系以銘銘四字二十二句後題政和三年癸
巳四月七日又題朝請郎通判隨州軍州管句學事兼管
內勸農事賜緋魚袋李燚又題奉直大夫知隨州軍州事
管句學事兼管內勸農使賜紫金魚袋宋昭年末行題法
姪崇寧保壽禪院住持傳法妙門守恭立石額題隨州大
洪恩禪師塔銘九篆字碑云師諱報恩其先衛州黎陽劉
氏世以武進熙寧九年未冠舉方略擢第調官北都忽謝

賚紱求出世法有司奏之制曰可先名欽憲神宗賜改今
諱改福壽寺祝髮丞相韓公尹河南延住持少林寺紹聖
元年詔改大洪山律寺奏請師住持時丞相范公守隨復
左右之政和元年七月十四日趺坐而逝即葬於南塔俗
壽五十四僧臘三十六著有語錄三卷集曹洞宗派錄三
卷授菩提心戒儀文一卷並傳於世云云按師生於嘉祐
三年卒方略時年甫十九住大洪時年三十六其出家於
卒方略之年也又州志載李綬政和四年判隨州是碑立
於三年已有綬名州志誤也湖北金石詩注

洪山報恩禪師塔銘范械撰□詔正書政和三年湖北隨
州寰宇訪碑錄 核碑云恩禪師衛州黎陽人今宋史地理志黎陽屬河北路濬州考黎陽宋端拱初建通利軍天聖初改安利軍熙寧三年改黎陽縣屬衛州元祐初復為通利軍政和五年升為濬州縣屬焉恩禪師生時縣正

屬衛州也提舉京西南路常平等事宋會要熙寧二年設逐路提舉常平廣惠倉兼河管農田水利差役初設止有京東路京西路元豐元年罷紹聖元年復置改京西北路京西南路正與碑合

崇封龍女記

佚

崇封龍女記朱震撰在遠安一統志龍女祠在青溪山政和四年荆門夏旱禱昭靈龍女祠下雨隨至屬縣沾足詔易號曰靈貺封通惠順濟夫人金石存佚考

五腦山政和題名

未見

五腦山題壁政和六年在麻城縣嘉慶通志

湋禪師塔銘

行正書在隨州

宋大洪山濬禪師塔銘

隨州大洪山十方崇寧保壽禪院第四代住持濬禪師塔銘

額篆書

并序

承議郎管句成都府國寧觀賜緋魚袋韓韶撰

通直郎亳州司戶曹事韓皓書

朝散郎提點西京嵩山崇福宮賜緋魚袋韓昭篆額

甚矣哉道之難明也分宗列派所以互揚隱顯而彼我之論紛起迴互轉位所以妙叶理事而同異之說熾然趣眞者滯於空遁世俗者汨於緣塵屣踐相應絕念而游抑又何其難也有導師出焉虛而不延照而常寂言行無玷內外一如自利利他首微開斷先洪山濬禪師是也師諱德濬俗姓賈氏

劍州梓潼縣人自幼不喜葷辛依縣之大安寺出家年二十七祝髮受具禮道凝上人為師初即講席探究教典頗通義學既而幡然改曰名相累人如泥塗溺足乃拂袖遊方徧參知識歷大潙真如喆禪師寶峰真淨文禪師大洪恩禪師室皆承奬待後至大陽訪道楷禪師今沂川芙蓉老人是也一見師器之老人垂示但云退步就已萬不失一又云空劫承當佛未出世時體會師忽妙契由是迴超根塵頓忘如見老人後住大洪命師立僧學識威儀為衆標表峥嶸道望推重一方崇寧三年甲申王公信玉按刑京右雅聞師名德乃徇衆願請住南陽丹霞山天然道場將行老人歷以佛祖傳法偈及諸家宗旨因緣勘辨師應機辯答煥若冰釋老人尤歎異丹霞叢席久廢先時圓明大師住持宗門軌範稍復舊貫

至師乃大振起之雲水高人風聞輻輳師於是益闢田疇繕
室宇以廣延納亦爲之制條端有倫一衆蕭然安禪靜慮山
中素闕典師啓意導化曲盡經營迄至有成靡不崇益南陽
之人每歲來會夲持齋律悟明性宗者奚可殫計環山十餘
里罪辜不敢入雖邑吏田夫猶能漸漬陶染遷善遠罪以順
師教况服膺至道者乎如是何歲初終不少懈人根寖熟祖
令益振乃辭疾退居於唐州大乘山之西庵有泉若醴得於
庵之前汲之不竭殆爲師而出也政和五年隨州大守向公
再請師住洪山保壽禪院院經回祿之後巍峩雲構化爲荒
墟師至悉力營繕增壯於前逾年之間復就者十七八衲子
依投衆幾五百方緣盛道質七年丁酉春示有微疾三月十
日忽詔侍僧曰勿復進藥時將至矣安可久留翌日書偈云

來亦無言去亦無說無後無前一輪明月是夜五更偕正覺
至問訊師乃云我當自在去矣良久端坐而逝世壽五十四
僧臘二十七度弟子悟興等四十三人嗣法出世者二人利
昇今住唐州大乘山普嚴禪院慶預今住隨州水南太平興
國禪院有語錄偈頌古四卷行於世師沒後八日戊申門
人奉全身建窣堵波於山之南恩禪師塔右緇素戀慕雲物
哀慘師平生道行孤潔見古而氣和心真而言厲韶昔自潁
川訪師於丹山每言吾今生以來未嘗敢造業當知業不可
造爲患甚深蓋師自齠齔立志超邁擺脫塵勞及趣空門勇
猛堅定卓爾不羣可謂真丈夫矣其操行也深其見法也徹
以忘機爲化本以離識爲宗通故能妙倡偏圓傳持曹洞使
沂川之道光燄烜赫至於接物度生慈悲懇切殆忘身以徇

之而住持若此弗克永世茲所以望失羣生而悲摧法梁也

韶凤荷奬提懸微報俯門人見屬以銘義不得辭銘曰

正法眼藏　孰敢擬議　普應羣機　不受一切

大哉師宗　曠然絕謂　了無所了　味兮忘味

師生潼川　巘峨秀氣　善財門開　遍參方外

別有雲山　妙高聳峙　針芥投機　空劫神會

冰霜一色　水乳相契　理事兼融　體用無滯

愍諸迷津　悲願洪濟　兩坐道場　無說顯示

虛舟以遊　應緣絕意　龍象攝伏　遠邇咸至

甘露法雨　普潤庶類　言發成章　乃其餘事

拈出古今　領明宗旨　白雪陽春　遠繼投子

茫茫羣生　巨川將濟　洪波滔天　慈航忽逝

惟其不沒　淸規垂世　嗣有顯德　宗風未墜
白雲卷舒　靑山秀異　我銘師塔　忱辭無愧
政和八年戊戌九月初一日庚辰住持傳法妙門善智立
石
馬案右碑題故隨州大洪山十方崇寧保壽禪院第四代住持淳禪師塔銘幷序又題承議郎管句成都府國寧觀賜緋魚袋韓韶撰爲一行又通直郎亳州司戶曹事韓皓書爲一行又朝散郎提點西京嵩山崇福宮賜緋魚袋韓昭篆末行題政和八年戊戌九月初一日庚辰住持傳法妙門善智立石額篆宋大洪山淳禪師塔銘九字碑云師諱德淳俗姓賈氏劍州梓潼縣人湖北金石尚存
德淳禪師碑韓韶撰韓皓正書政和八年湖北隨州寰宇訪碑

錄□按諸碑師錫州行潼人令宋史地理志梓潼屬隆慶府系孝宗時陸本劍州也儕韶儕昭一管句成都府國圖觀□提興西京嵩山嵩臨宮多宋會要宮觀使行使副使判官都監提舉提點管句等職照圖二年十二月詔宮觀差建不隱員數名知州貢所人只上頭樞碑不至官昧興任侍務者老拱二十滿月滿皆二年又祠杭州洞宮宮永康軍人人觀宅州明道宮華州宮台觀建州武夷觀台州崇道觀使部場丁嶺鶴建昌軍仙部覆汀州太平觀洪州王降修人原常錢宮上廟今復而依嵩山嵩福宮置管內改提掌官閣˙四丁嶺覆道思歸師碑立於政和三年書人示議間護詣夷寫錫門詣明且傳二文之崗而知真皆廟不祠者

臨川廬陵二先生詩

右□書□□陽

臨川先生諸葛武侯詩

漢日落西南中原一星黃群盜伺昏黑聯翩各飛揚武侯嘗此時龍臥獨摧藏掉頭梁父吟羞與眾爭光邂逅得所從幅巾起南陽崎嶇巴漢間屢以弱攻強暉暉若長庚孤出照一

方勢欲起六龍東迴出扶桑惜哉淪中路罔者爲悲傷孺子
祖餘策猶能走彊梁

廣陵先生龐德公詩并序

劉表見龐公將起之而公不顧也表曰然則何謂公曰我可
歌乎命弟子鼓凡三操

於忽乎不可以爲其又奚爲離婁之精夜何有於明師曠之
耳聾者亦有爾來王良之手兮後車載之而行險以既覆兮
後逐逐其猶來雖目盼而心駭兮顧其能之安施委繩墨以
聽人兮雖班輸亦奚以爲
於忽乎不可以爲其又奚爲椽櫨桷榱之累重顧柱小之奈
何方風雨之晦陰行者艱而莫休居者坐而笑歌不知壓之
忽然兮其謂安何

於忽乎不可以爲其又奚爲謂雞斯飛誰得而羈謂豕斯突何取於縛是皆以食而得之吾於餓而後噫雞兮豕兮死以是兮

臨川廣陵二先生詩錢唐薛昂題額錢唐吳說書宣和元年歲在己亥仲春乙巳　碑在谷隱寺前臨川先生詩今見王荆公集中廣陵先生王令字逢源有廣陵集吳說字傅朋令之外孫也府志以臨川爲吳澄且以於忽操爲德公自作而他書亦有沿其誤者金石可資考證信矣（金石存佚考）

崇山崖閣亭記

（佚據紫微集錄入）

求勝概者必在於深山窮谷人跡之所罕至然後以爲怪特

而玩之至於跬步之近有湖山千里之觀爲人所易而弗貴者有焉崇山崖是也崇山距鄴北九里在晉陽王城之右按圖經唐天寶六年改爲同封山土人襲舊名而不之改也山之岸崛然特出於淡江之滸江外皆環山茂林堅峭蓊鬱錯立交峙望之莫知其際焉山之上多穢草惡木狐狸所居豺狼所嗥居民厭之欲易而不售者積數歲矣族兄彥遠一日往遊喜其景而售之既乃平易道路疏竹出石剔穢草誅惡木心營目顧因高就下而作堂於中掖以兩廡步簷回環周若一舍直東爲巷以梗實徙臨崖爲亭以釣清瀨而又樹以青松間以雜花工不罷人作不費財舟車上下談笑即至不但勞形於鄙遠而山水之秀畢於是邑人見之咸以爲怨生頗出而不以爲故所有也余因謂曰凡物之大情莫不駭異

習常忽近而慕遠惟賢者而後能因其同而得人之所異因其近而得人之所遠然則是山也昔嘗見輕於樵夫牧兒與培塿同列矣一旦取於彥遠發焉而遠若天之益高地之加淵而異者遠者出焉夫山豈改於故哉特以所遭之人異也彥遠之識其與庸衆亦遠矣彥遠為人閒曠怡愉居常蹇然有臨民之志春秋鼎盛他日故未可量也使識士之賢智愚不肖如山之美惡則當有滿曠秀發貢奇效珍於前者矣吾之族將由之以復振與其為樂於目適於心又不止如山之樂也余既敘其發臨之意而又因是告之宣和二年三月七日弟嵲為記奉國軍承宣使帶御器械樞密副承旨知東上閤門事鄭成之書

崇山崖園亭記鄭成之書宣和二年三月在光化縣令已

佚　金石存佚考

四賢堂記

存元至正重刊　正書在應山

四賢堂記

額正書

二宋二連公祠堂記

治國有善政不如在位有善人之化民速也在位有善人不如其鄉人有善人之化民易也夫人情之所感動常在其所易接而親者若夫政事者固民之所畏則其從之蓋有不得已之心焉其及物淺矣安陸之應山楚之窮邑也然其民好文多學者其俗善良不爭純靜易治其鄉之人爲余言曰始吾邑之人未甚知學之利也有宋　氏兄弟者講學吾邑之法

與佛舍其後兩人皆取高第有聲名久之並爲大官名□□顯故吾邑之人其鄙稱不學自棄於爽者愧之其居法興時有連氏兄弟者□□□公游相好也其後亦登科仕於朝兩人起寒家仕不振然觀故同舍生富貴□□□攀倚爲聲勢而兩人益自力不少屈已附之其官終不顯故吾邑之人其□□□□恥徼倖貪利者愧之凡吾邑之俗好學而文純靜有恥者四君子之化也後□□□宋景文之孫義年令應山以邑人之意作祠堂於法興方丈之西嗚呼爲吏□□□其有恩德久而民祠之者幾人故在位之善人不如其鄉里之君子也二宋公之□未爾果書於國史士大夫舉知之連公諱庶字公錫以尚書職方員外郎致仕好修而自重直諒多聞之君子也其仲諱庠字元禮爲尚書都官郎中敏於政事

號長吏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爲故舊之美然嚴光故人
爲帝逃之不肯仕彼獨何哉連公不因宋公以顯名當世卒
以隱沒而不悔彼誠知所處與世俗所謂顯晦異矣集賢校
理譙郡張耒記高隱處士蘄春林敏功書並題額

宣和五年七月一日孫朝散郎權知南劍州軍州事

連端夫立石

乾明禪院住持傳法沙門普提官句祠像并碑

大元丙戌至正六年夏季月承事郎德安府應山縣

尹兼勸□□□字士賢重刊舊式

馬案石碑連額高四尺九寸寬二尺三寸額題四賢堂記
四大字正書文十六行行三十二字字徑九分正書接連
文末句下集賢校理譙郡張耒記高隱處士蘄春林敬功

書并題篆云云又一行低四格題宣和五年七月一日孫
朝散郎權知南劍州軍州事連端夫立石又末行之下題
乾明禪院住持傳法沙門普提官句祠像并碑十八字四
賢者宋郊宋祁連庶連庠也按宋史列傳宋庠字公序安
州安陸人後徙開封之雍丘初名郊弟祁字子京與兄庠
同時舉進士時禮部奏祁第一庠第三章獻太后不欲以
弟先兄乃擢庠第一而寘祁第十人呼曰二宋今碑仍稱
初名曰郊又按隱逸傳連庶安州應山人始與弟庠在鄉
里時宋郊兄弟歐陽修皆依之庶既死宋郊之孫義年爲
應山令絲邑人之意作堂於法興僧舍繪二宋及庶庠之
像祠事之庠亦登科敏於政事號良吏終都官郎中俱與
史合碑稱宋景文之孫義年義史作義當以碑爲正法興

寺久廢 湖北金石詩注

碑近移應山縣學林鈸功字子仁蘄春人政和中賜號高隱處士有詩名在江西詩派中得此碑又可知其善書也連端夫於他書無所見書錄解題有連寶學奏議二卷連南夫鵬舉撰宋史忠義傳連萬夫德安人或曰連爾夫弟也豈皆連氏之諸孫與 金石存佚名

祈福觀鐘

存正書陽文 在沔陽州

大宋國荆湖北路復州玉沙縣白沙居住奉道弟子柴瑗謹施財命工鑄造洪鐘一口捨入本縣祈福觀永充供養所資善利用祝延今上皇帝聖壽無疆次保家門平善人口父靈者宣和乙巳歲三月十六日誌

新編觀錄宣和七年在沔陽州玄妙觀 余石存 佚考

歲寒堂記 佚 陳紫微集鈔入

竹山古庸國也按春秋左氏傳文公十六年楚使廬戢黎伐庸及方城今方城亭是也介居阻險而號劇邑多巨姓强家連地千頃其間桀黠者往往雄張一鄉負多貲覷爲吏者若易與每輕犯法自國朝以來無令闕焉宣和六年秋會邑多故度爲令者不足以辦事欲擇他吏以攝之於是令夏珙致宏自房陵丞往攝邑事以才選也暨至邑宣令興設教條振宿弊於無辜數懇告以勸其從嚴斷刑以威其淫大率以抑强扶弱爲本用猛而濟之以寬未則年而政成訟庭廓然無事矣因顧其縣宇而歎曰茲宇雖鄙遠亦春秋之建國也室

宇卑敝既不足以稱子男之居而且無退公思治之所其陋甚矣昔唐柳宗元作零陵三亭記以謂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淸寧平夷常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吾不佞豈敢爲是游觀勤民以自便至於宴息之居所以與後人同其利者則不可以私自歉爲解於是積財以羨餘功於暇時度廳背有郤地作室六楹從七架壯麗雅潔不陋不侈爽塏靜深宜燠宜爽早暮以聽訟詞間暇以宴賓客自經始以至落成人初不知有役事也堂下有雙檜其大連抱其高參天因榜曰歲寒堂乃謂其友張某曰余之名堂非獨木之謂也雖余之終身從政將有取於是焉子盍謂我記之僕因謂曰嘉樹之與惡木並生於天地間初若無別也至於陵厲以秋霜回薄於嚴風而能不彫落然後松柏之節見矣君子與

小人而居於世初亦若無別也至其誘於利害劫於禍福而不能變遷然後君子小人見矣初致宏之始至也疾視邑之蠹敝心不能平旣又盡知豪吏大姓素爲惡者主名一切以三尺從事略不以法假人良民乎是安堵而姦猾頗不便其政於是萃聚而謀欲崇飾惡言覬以熒惑聳聽其言旣莫之信則又欲諉以他事訴於當路者且微使人諷致宏覬其稍寬己也致宏自度無一可以爲己病者略不屑意治豪橫益急卒不以是少改其度其去之日如始至也由是觀之以歲寒名其堂其誰曰不宜致宏九江人文莊英公之裔孫讀書作文頗有思致竹山之政大抵以此緣飾非文俗吏所能辦也彼邑之人其思費除其堂封殖其樹以無忘賢令之德附韓宣子故事云

歲寒堂記張嵲撰宣和七年在竹山今已佚金石存佚考

楷禪師塔銘

存正書在隨州

宋大洪楷禪師塔銘

額篆書

隨州大洪山崇寧保壽禪院十方第二代楷禪師塔銘

朝請郎新差知北外都水丞公事賜緋魚袋天彭王

彬譔

宣義郎新授都水監丞權管句均州軍州事武夷范

寅亮書

朝請郎京西路轉運司管句文字賜緋魚袋眞定張

好古篆額

政和八年夏五月乙未芙蓉禪師以偈示衆書遺誡付囑門人沐浴更衣吉祥示寂越三日丁酉荼毗收靈骨秋九月甲午塔葬芙蓉湖後七年住持大洪山慧照禪師慶預師之受業高弟嗣法的孫也念湖山遠在海隅春塔廟之禮常缺喟然歎曰吾昔嘗侍老師住大陽遷居此山凡五年天下衲子輻輳雲萃不遠千里而來當時升堂入室者散之四方皆續佛壽命爲人天師今住世者如焦山成大隨璉鹿門燈石門易寶峰照即其人也昔人藏衣曹溪葬履熊耳豈不以恩大難酬示不忘本耶乃遣其徒宗幾遷致師靈骨建浮圖於大洪山之陽冬十一月塔成明年冬彬謁慧照於山中慧照喜謂彬曰吾芙蓉老師法海舟航佛門梁棟三十七年於大地衆生作陰涼機緣在世不獨衲子能言搢紳士大夫咸知之

今新塔未銘也敢以爲請彬既仰慕芙蓉之高風又重遂慧
照之勤意義不獲辭退而銘之云師諱道楷俗姓崔氏沂州
費縣人少學神仙得辟穀術隱伊陽山中既久知非究竟乃
棄所學游京師詣述聖院出家禮德遷爲師熙寧六年試經
用度明年受具戒游歷諸方徧參知識最後至舒州投子山
見青禪師一言造妙師資深契青以明安衣履付焉去之韶
山結茆虎穴旁虎爲伏馴探穴取子初無忤也師雖宴坐山
林然道價四馳千里嚮風自元豐五年出世至示寂凡七坐
道場最初住沂州仙洞山又遷西京乾元招提郢之大陽隨
之大洪皆當世元老名公卿以禮延請後被詔住東京十方
淨因又徙住天寧萬壽皆中使奉命恩禮兼隆諸方榮之師
所至無緇素貴賤皆直造室內其來京師諸公卿貴人日夕

問訊每與道人處士雜坐師皆一日之師行解相應履踐篤
至無明妄心一毫不立故不能矯情徇世遊人道之患竟坐
辭身章師號忤上意得罪居淄州久之上察其無它聽自便
復有旨下開封府訪師還其故服師聞之書四句偈遺中貴
人王松年云石田焦穀又生芽種種朝收濟幾家巢父飲牛
牛不飲漁翁撥棹入蘆花衆口傳播尹李公孝壽得之察其
誠心乃爲敷奏因從其志師始欲游天台雁蕩過故里爲父
老留不得去樞密劉公奉世捨俸金買芙蓉湖田築室延師
四方衲子歸之俄成叢林今賜額興化焉先是芙蓉湖衆水
鍾聚瀰漫百餘里師嘗謂若決而歸之川可得良田數千頃
常平使者聞其言使邑令詣師受規畫鑿渠疏導悉如師說
異時菰蒲沮洳之地皆爲沃壤鄉人德之乃相率舍田於寺

歲入既豐又推其餘以與馬鞍山後亦贍數百衆師喜營建梵刹見棟宇卑陋則崇飾更新規模宏壯疑若基構艱難然人以師故施財助力咸說樂之工役未嘗踰時纔成即棄去不迴顧也師本田家子爲兒童時父令驅田中飛蝗師舍己之田先敺隣人者詰之則曰損他利己所不忍爲其利它之行蓋天性也師享年七十有六僧臘四十二度弟子九十三人法嗣得骨髓出世者二十九人皆繇法盛行於時而丹霞[湻]公其後尤大今慶預在大洪禪子至二千淸了在長蘆正覺在普照亦至千衆蓋天下三大禪刹曹洞之宗至是大振矣師應接機緣已見語錄及德洪所撰僧寶傳承議郎韓韶臨沂塔舊銘鹿門法燈禪師塔中記載之已詳盡云銘曰

諸佛出世　爲一大事　以心傳心　莫難承嗣

日在明安　得人惟艱　正法眼藏　託于浮山
道未喪世　遺言不墜　異苗翻茂　卒如師偈
堂堂青公　法中之龍　針芥投機　復有芙蓉
自師承宗　曹洞始大　良价不亡　大陽猶在
凡今宗師　鮮克全提　不滯空劫　則落今時
惟師當機　正偏互唱　木女謳歌　石人撫掌
薦承明詔　七坐道場　三十七年　爲衆舉揚
發身幻宅　誰主誰容　不有榮名　孰爲罪謫
一辭帝闕　終老海濱　國師塔樣　分付兒孫
漢東沂上　十方天壤　一切含情　萬古瞻仰

靖康二年夏四月十五日大洪山崇寧保壽禪院住
持嗣祖法孫慧照大師慶預立石　王冊官武宗

古刊

馬案右碑題隨大洪山崇寧保壽禪院十方第二代楷禪師塔銘朝請郎新差知北外都水丞公事賜緋魚袋天彭王彬撰宣議郎新授都水監丞權管句均州軍州事武夷范寅亮書朝請郎京西路轉運司管句文字賜緋魚袋眞定張好古篆額額題宋大洪楷禪師塔銘八篆字爲四行碑云師諱道楷姓崔氏沂州費縣人初學神仙得辟穀術後歸釋教住持大洪保壽禪院師之應接機緣詳載語錄及德洪所撰僧寶傳等書云云按王彬宋史有傳宣化三年進士及第終太常少卿今結銜新差知北外都水丞公事史文所無也又靖康二年五月高宗卽位改元建炎是碑立在四月故仍稱靖康爾湖北金石詩注

鹿門燈禪師塔銘

佚據石門文字禪錄入

西蜀多名僧而魁奇秀傑者尤見於近代有如寶梵大師昭符者宏經解義足以增光佛日太史黃公稱之曰知文知武染衣將相者也嗣承其學有如圓明大師敏行者家聲辨才足以舟航苦海內翰蘇公稱之曰能讀內外教博通其義以如幻之三昧爲一方首者也兩公今朝第一等人也意所與奪天下從之而寶梵圓明特被賞識兩川講徒增氣四海縉紳想見風裁也鹿門禪師蓋嘗以父事圓明以大父事寶梵觀其規模宏大教觀淹博蒸蒸見聞有自來矣師諱法燈字傳照成都華陽王氏子也自幼時則能論氣節工翰墨逸羣不受世緣控勒年二十三薙落於承天院受具足戒卽當時

楞嚴講耆年皆卑下之時黄太史公謫黔南與圓明遊相好每對榻横塵師必侍立看其談笑公撫師背謂圓明曰骨相君家汗血駒也他日佩毗盧印據選佛場者必此子也常夜語及南方宗師公曰今黄龍有心泐潭有文西湖有本皆亞聖大人曹谿法道所在或欲見之不宜後於是圓明棄講出蜀侍其行至恭州而殁師扶護歸葬成都辭塔而去下荆江歷淮山北抵漢沔徧謁諸老所至少留機語不契振策即行登大洪謁楷禪師楷問如何是空劫自己對曰靈然一句超羣象逈脫三乘不假修不落有無更道取一句曰待某甲無舌即與和尚道楷駭之師乃伏膺戻止承顏接辭商略古今應機妙密當仁不讓師資相懽不減溈山之與寂子趙州之與文遠也大觀之初楷公應詔而西三年坐不受師名勅牒

縱掖其衣謫緇州師跣足隨之緇之道俗高其義太守大中
大夫李公擴虛太平興國禪院以居之於是洞上宗風盛於
東京政和元年楷公得釋則東遊海濒千餘里太湖中而止
草衣澗飲若將終焉豈非厭名迹之爲累也歟師猶往從之
楷以手挪揄曰雲巖路絕責在汝躬行矣師識其意再拜而
還七年解院事西歸京師名聞天子俄詔住襄陽鹿門政和
禪寺師謝恩能退飯丞相第宗吏抱牘至白曰江洲東林寺
嘗改爲觀從道士所請師避席曰廬山冠世絕境東林又其
勝處世爲僧居如春湖白鷗自然相宜今黃冠其中絕境其
厄會乎丞相大以爲然東林之獲存師之力也既至漢上郡
將諷諸山辦金帛詣京師作千道齋師笑曰童牙事佛有死
無二苟非風狂失心輒以十方檀施之物千里媚道士邪郡

將媿其言而止然天下叢林閎而壯之鹿門瀕漢江斷岸千尺寺實鄰於水師坐巖石下念曰吾欲叢林此地爲皇朝植福而泉不能贍衆山靈其亦知之乎師以杖擿草根俄衆泉觱發一衆大驚山中之人目之曰燈公泉師初依夾山齡禪師齡道孤化而無嗣之者俯惟斷得其旨隱於南嶽師以書抵長沙使者迎出以居龍安禪寺聞者伏其公貫其行初惠定禪師自覺革律爲禪開刱未半而逝蠟藏蘿聚故窠遺埵十猶七師爲一新之長廡廣廈萬礎蟠崖冬溫夏清崇堂傑閣十楹照竪吞風而吐月椎拂之下五千指十年之間宗風大振人徒見其婆娑勃窣若游戲然不知其中至剛峭激也篤信好學雖威武貴勢不敢干以非義性喜施不計有無傾囷倒廩以周人之急靖康二年金人復入寇兩宮圍閉驚悸

不言謝遣學徒杜門面壁而已門弟子明顯白曰朝廷軍旅之事何預林下人而師獨憂念之深乎師熟視徐曰河潤九里漸洳者三百步林仆千仞蹤踐者一寸草豈有中原失守而林下人得[益]逸耶五月十二日中夜安坐戒門弟子皆宗門大事不及其私泊然而逝檢其所畜道具之外書畫數軸而已閱世五十有三坐三十夏度門弟子明顯等七十餘人受心法嘗記前潛通密證匿迹韜光者甚衆二十二日全身塔於山口別墅崇定塔之東明顯狀其平生來乞銘銘曰

空劫日用易知難分汝欲分之如聲與聞何嘗有間月徧谿谷何嘗有斷風偃松竹於一毫端提聚古今粲然明了而不可尋無功之功無位之位爲物作則無觸無諱惟此正傳洞上所宗嘗有神穎振其頽風堂堂燈公龍象回顧負戴之重

徐行安步漢南盤本兩坐道場楞然一室名聞諸方孝於事親忠於事佛俯仰無愧雖化不沒聞名在世決不可除則於心外法有遺餘竟欲除之出以示我笑而不言如冰在火蘇嶺萬仞蕩摩雲煙白塔其下望之巋然緬懷高風叢林殞涕我作銘詩以範來世

鹿門燈禪師塔銘釋惠洪撰靖康二年在襄陽金石存佚考

鄒道鄉碑

佚

鄒道鄉碑在府治輿地碑記目

陳季常墓碣

佚

陳季常墓碣在杏花村側嘉靖初有發墓者見石碣輕車

都尉趙仮撰文宣義郎邵伯溫書丹麻城志

李將軍墓經幢

佚

李將軍墓經幢在淸江北湯洞山李景咸嘗事高季興高氏納土守義以死子孫因家葬焉有經幢可考輿地碑記目